



# 寻觅与回响：一句知心话的重量

## ——读《一句顶一万句》

倪涛/文

初闻这个书名，心里便生出几分疑惑——什么样的话竟有这么大的分量，能胜过千言万语？是让人猛然醒悟的至理，是让人铭记一生的誓言，还是能解开困惑的箴言？带着这个疑问，我翻开了《一句顶一万句》这本小说，跟着书中杨百顺、吴摩西这些小人物的脚步，走进了刘震云描绘的烟火人间。

在刘震云的笔下，“一句顶一万句”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而是能说到人心坎里的“知心话”。书里的主角大多是底层小人物，一辈子忙忙碌碌，其实都在找一个能听懂自己心里话的人。就说杨百顺，年轻时为了摆脱单调的生活，换了一份又一份活儿，拜了一个又一个师傅。表面上他是想过更好的日子，实际上是在渴望一个能推心置腹的朋友。他和传教士老詹来往，并不是真的信奉教义，而是老詹愿意听他倾诉，理解他的委屈和难处。对杨百顺来说，老詹跟他聊的那些关于“心

里孤单”的话，就是最管用的“一句顶一万句”，因为这些话正好到了他心里最柔软、最孤单的地方。

这本书对中国人友情的解读，和我们熟悉的“桃园结义”那种豪情壮志不太一样，核心更朴实，就是“能说得上话”。我们一向看重友情，“士为知己者死”的佳话流传了千百年，意思是为了懂自己的人，就算赴汤蹈火也愿意。但刘震云用小人物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友情，不分身份高低，不图利益往来，关键在于“知心”。就像杨百顺和剃头师傅老裘，一开始只是师徒，后来因为能体谅彼此的难处，成了难得的知己。可有些看起来亲近的亲戚、邻居，却常常因为聊不到一块儿去，慢慢就变得生疏了。

书里最让人有感触的，是把中国人孤独的根源剖析得十分透彻。刘震云在书里写道：“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这种孤独，说到底就是因为“话不投机”，心里的话没人可说。杨百顺改名叫

吴摩西后四处闯荡，说到底是在逃避那种没人理解的孤独。书里很多小人物都有这样的困扰：卖豆腐的老杨，一辈子勤勤恳恳，却始终没得到儿子的理解；开染坊的老蒋，生意做得红火，却连一个能坐下来好好聊天的朋友都没有。他们的孤独，不是因为没钱没本事，而是活了一辈子，都没找到那个能和自己“聊得来”的人。这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或许许多中国人都有过类似的感受。

《一句顶一万句》里写的这种孤独和寻找，对现在的人也很有启发。在这个信息满天飞、社交看似方便的时代，我们表面上有很多朋友，每天刷刷刷不完的社交动态和短视频，心里却越来越孤独。大家习惯用表情包代替说话，用点赞代替关心，看起来热热闹闹的社交场面，其实满是话不投机的尴尬。我们整天为了生活忙碌，却忘了停下来听听身边人的心里话，也忘了说说自己的想法。就像书里的主人公们，我们这一辈子，不也一直在找那个能听懂自己一句知心话的人吗？

合上这本书，一个问题久久萦绕：我们是否在追逐喧哗的过程中，弄丢了倾听与诉说能力？刘震云以朴拙的笔调，勾勒出千百年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地图——那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一句又一句未被接住的话，一个又一个未被听懂的人。“杨百顺们”的漂泊与寻觅，何尝不是每个现代人的精神镜像？在算法推送的“共鸣”与流量堆砌的“热闹”之外，我们依然渴望那种无须解释的懂得、那种沉默也自在的陪伴。

或许，真正的“一句顶一万句”，从来不在远方，而在我们重新学会凝视彼此眼睛，聆听彼此心跳的当下。它提醒我们：在言语通货膨胀的时代，真诚本身就是稀缺的回响；在人人追逐“被看见”的浪潮中，甘愿“看见他人”才是抵御荒芜的根基。寻找知心话的旅程，终究是寻找自我的旅程——当我们能坦然聆听内心的声音，或许才会发现，那句顶一万句的话，早已在等待被自己听见。

# 海风卷潮起，家国入梦来

## ——读《大海风》

袁难/文

当黄海的涛声穿越百年时空，赵德发以一部《大海风》，在胶东半岛的海陆之间铺开一幅交织着个人命运、家族兴衰与民族沉浮的壮阔画卷。这部以胶东民族航运发展史为支点的长篇新作，以地方志式的细腻笔触与以小见大的叙事智慧，将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风云凝缩于马蹄所村邢氏家族的三代人生轨迹之中，让读者在海浪的奔涌与海风的呼啸里，读懂人海共生的深层密码，窥见近代中国的转型阵痛与奋进历程。

《大海风》以“地方”为切口，抵达历史的纵深。小说以黄海之滨的马蹄所村为叙事核心，这个曾是明代海防重镇、近代沦为列强争夺战场的小村落，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百年中国的沧桑巨变。作者以精准的地理书写，将马蹄所与海墩城、青岛、上海等城市及广阔海洋串联起来，勾勒出清晰的空间图景，让读者仿佛置身20世纪上半叶中国北方沿海的历史现场。更巧妙的是，虚构的家族故事与真实的历史进程无缝交融：邢氏族人怀揣“光绪通宝”，亲历废除科举、闯关东、抗战爆发等重大事件，人物命运随时代浪潮起伏跌宕。这种“大历史与小叙事”的水乳交融，让宏大历史深深扎根于地方肌

理，最终以一个村落、一个家族的变迁，照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轨迹。

“大海风”作为贯穿全篇的核心意象，承载着多重精神内涵，成为人海关系的生动喻体。最浅层看，它是人与自然张力的直接体现：开篇邢家商船遭遇风暴，船老大与风船同葬大海，诠释了人在大海中谋生亦受制于海的宿命，呈现海洋既哺育生命又暗藏凶险的双重面相。文中人物名字多与海洋相关——“大船”“梭子”“小鲱鱼”，轮船亦以人命命名，如“昭衍”号，这种“人一船一海”的深度联结，正是人海共生的精神写照，传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更深一层，“大海风”是文化交融之风与时代变革之风：礼贤书院中，邢昭衍等人接受中西文化洗礼，形成开放兼容的精神底色，这成为他们勇立潮头的思想根基；而近代中国激荡的国运，则如航船行于沧海，在“大海风”的隐喻中，彰显着一个民族寻找前路的艰难探索。

家族叙事是《大海风》铺展历史脉络的重要载体，邢氏三代人的观念嬗变与人生抉择，勾勒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多元路径。邢泰稔代表着传统海洋文明中的农耕底色，即便从事航运、送子求学，最终目标仍是攒钱“置地”，保守的乡土观念主导其一生。主人公邢昭衍完成了对父辈的超越，亲历海难后，他不惜“卖地”造船、开办商号。从“置地”到“卖地”，不仅是行为的反转，更

是对乡土逻辑的突破。他开辟新航线、修建灯塔、倡办农学，最终投身抗战，个人事业始终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成为“实业救国”的践行者。家族中最年轻的邢为海，则坚定走向革命道路，他与父亲的思想冲突，实是不同救国路径的碰撞。而当民族危亡之际，父子俩最终共赴国难，不同选择在此交汇，照见了近代先驱者多方求索的身影。

《大海风》亦实现了对传统乡土叙事的美学超越，开辟了海陆并蓄的审美新境。空间上，小说以海洋、渔村与港口城市为舞台，既展现海的辽阔与神秘，又呈现陆的变迁与繁华，海陆交融形成独特的空间诗学。生活中，人物兼具渔民与农民的双重身份，耕田与航海并存，鲜活呈现了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织。文化上，民间信仰与中西思潮在此碰撞，传说与历史、虚构与真实交织，彰显出文化的包容与再生。邢昭衍正是这种美学的集中体现，他既有海洋赋予的开拓勇气，又承袭了陆地的伦理根脉，在自然考验与时代巨变中实现精神的两次超越，形成传统与现代交融共生的生动人格。

总而言之，《大海风》既有地方志式的细密沉淀，又具史诗般的宏大视野；既含人海相生的生命哲思，亦有家国一体的深情抒写。在海浪的起伏与海风的呼啸中，我们读到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命运流转，更是一个民族在苦难中觉醒、在探索中前进的精神航程。

# 心有繁花，岁月生香

## ——读《在心里种花，人生才不会荒芜》

陈伟雄/文

作家包利民说：“人生真正的美好在于，你有一颗丰盈的心。只有在心里种花，才能从容抵御世间所有的荒芜。”这个冬日，当我轻轻翻开他的散文集《在心里种花，人生才不会荒芜》，那些温润的文字恰似一束暖阳，瞬间漫过心尖，漾起层层暖意。

书中讲述了关于亲情、成长、记忆与怀念的故事。生命中的不期而遇，光阴深处的温暖与美好，共同构筑起一个满含诗意与哲思的精神世界。

包利民与林清玄、毕淑敏等作家并称为语文阅读界的“五大天王”。他的散文风格清新简洁，饱含深情，善于从平凡琐碎的生活中发现闪光点，并以细腻温婉的笔触，描摹世间的温暖与感动，书写人心深处的纯净与美好。如《生命中的那些遇见》，三个小故事串联动人画面：乞讨的小女孩为帮“我”摆脱丐群纠缠，被人撕破衣服仍执着护着“我”，让满心惊恐的“我”瞬间被感动包裹；火车上偶遇的中年盲人，以鼻嗅花香、以耳听水声，让“我”恍然大悟——原来用心捕捉到的，才是最动人的风景；在外地问路时，烟摊老板不仅退还烟钱，还特意手绘路线图相赠。这些故事让我们看见人性柔光，读懂信任的珍贵。

包利民的文字从不刻意雕琢，却总能传递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的思考。他的文字平实真挚，让人感受到平凡的幸福。《借花》一文中，邻家大婶为隐瞒下岗真相，借花园善意谎言。女儿早已知晓，却始终未点破，用勤勉学习回应母亲的守望。母女间的心照不宣，诠释了爱的深层内涵，让读者触摸到直抵人心的温暖真情。

著名作家丁立梅评价：“包利民的文字是一剂治愈心灵的良药。”如在《一尾鱼跃出水面》中，月光下的一尾鱼经过多次跳跃，终于获得自由。他写下哲思：“迷魂阵一直都在那里，只要目标和梦想高于欲望，便海阔天空。”这般通透感悟，如明灯照亮前路。

书中对故乡的书写满是鲜活意象与温暖诗意。老房子的斑驳墙壁、无边草甸、承载童年欢歌的小河，唤起每个人对精神原乡的眷恋。他对亲情的描写同样动人：《我的童年，你的手心》中，姐姐的手牵“我”走过懵懂童年；《与父亲同行》中，父亲的手牵“我”看世界，最后一次同行却是送父亲骨灰归乡。字里行间充满愧疚与怀念。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我们常步履匆匆，忽略细微美好。而这部散文集提醒我们珍惜每个瞬间，感受被遗忘的美好。心有繁花，岁月生香。愿我们都能在心里种下希望与爱的种子，在往后的岁月里，收获更多温暖与力量。

# 在撕裂中追问，在初心里安魂

## ——读《问心三部曲》

王志高/文

“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帕斯卡尔如是说。丁捷的《问心三部曲》——《追问》《初心》《撕裂》，恰如三根坚韧的苇草，在时代的风暴中挺立、摇曳、思索，最终以文学之刃剖开灵魂的肌理，让读者在震撼与沉思中照见自己。

丁捷，中国当代作家、文化学者，曾任纪检干部，后投身文学创作与教育。这一独特经历，使他既能深入体制肌理，又能跳出权力迷局，以冷眼观世、热肠写心。他的文字既有纪实的锐利，又有哲思的深邃；既有虚构的张力，又有自省的真诚。正如他在《初心》后记中所言：“写作不是为了控诉，而是为了救赎——救赎他人，也救赎自己。”

《追问》作为三部曲的开篇，采用口述实录的纪实手法，记录了多位落马官员的内心独白。这不是简单的忏悔录，而是一场对人性深渊的凝视。书中没有脸谱化的贪官，只有一个个被欲望、侥幸吞噬的灵魂。其语言冷静克制，却因真实而极具穿透力。一位读者感叹：“读《追问》，如听灵魂低语，字字锥心。”这种“如在眼前，触目惊心”的效果，源于丁捷对心理细节的精准捕捉与文学化再现——他让纪实有了小说的节奏，让忏悔有了诗的重量。

如果说《追问》是向外探照他人之暗，那么《初心》则是向内点燃自我之光。此书融合散文、随笔与哲思，是丁捷半生阅历的沉淀。他不再扮演记录者，而是以“我”之名坦诚面对成长、理想、挫折与信仰。书中写道：“初心不是起点，而是归途。”这句话

如钟声回荡，呼应着王阳明“致良知”的东方智慧，也暗合里尔克“你必须成为你自己”的西方存在之思。《初心》的语言温润如玉，却内藏锋芒；不疾不徐，却直抵人心。正如余秋雨所言：“真正的文化人格，是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澄明。”丁捷正是以文字筑起这样一座澄明之塔。

而《撕裂》则将前两部的思辨推向高潮，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塑造了一位时代精英——张一嘉。他才华横溢，怀抱理想，却在资本、权力与道德的夹缝中不断撕裂。丁捷借张一嘉之命运，叩问整个时代的病症：“我们赢得了世界，却输掉了自己？”小说结构精巧，现实与回忆交织，内心独白与社会图景并置。其语言极具文学张力，时而如刀锋般锐利，时而如暮色般苍凉。张一嘉的挣扎，不只是个人悲剧，更是一代奋斗者的集体寓言。正如加缪所说：“在荒谬的世界中保持清醒，本身就是一种反抗。”张一嘉的“撕裂”，正是这种清醒的代价。

三部曲虽体裁各异——纪实、散文、小说，却逻辑严密，层层递进：从“他人之罪”到“自我之省”，再到“时代之困”，构成一场完整的灵魂追问之旅。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在价值多元、诱惑丛生的当下，人如何守护内心的尺度？

评论界对《问心三部曲》赞誉有加。作家二月河称，《追问》是一部令人震撼的“当代《罪与罚》”。评论家李朝全将《问心三部曲》视为“政治主题创作的典范”。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吴义勤认为，《问心三部曲》是一份沉甸甸的精神档案、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一声警醒自省的呼唤。这些

评价并非溢美，而是对其艺术价值与社会意义的双重肯定。丁捷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始终站在文学与现实的交叉点上，既不沦为说教，也不沉溺于虚无。他用故事承载思想，用情感传递真理。

合上三部曲，耳边仿佛响起丁捷在《撕裂》序言中的低语：“问心，不是为了得到答案，而是为了不让自己走得太远。”这或许正是三部曲最深的哲思——在这个加速撕裂的时代，唯有不断追问、不忘初心，才能在浮华之下守住人的尊严与温度。

博尔赫斯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丁捷的《问心三部曲》，或许就是那座供灵魂栖居的图书馆——在那里，每个迷途者都能找到一面镜子，照见自己的来路与归途。